

## 《长淌的溪流》

摆渡人

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些重要的人。无论他们是否生活在你的周围，抑或者他们长住在远方，与之相处的时光与记忆，总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，偶尔蹦出来，浮现在脑海。他们会犹如水珠点在平静的湖面上，在你心底那片名为记忆的湖面，荡起一片片的涟漪。

童年的湖，对二哥的回忆就是我的涟漪。

一切要从小时候说起，从小时候的老家开始。老家位于一座遍布橡胶树林的山坡上。只要一开窗，屋后满山遍野绿油油的橡胶树就映入眼帘。小时候贪玩，偶尔会跑上屋后的小山坡去嬉戏，攀过黄土的山壁，摘些花花叶叶，也捣鼓过蚂蚁用树叶造的窝，几乎把所有乡下孩子能干的事都干过了。

不过，老家有一个地方，对我来说独具意义。那是靠近屋后橡胶林的另一头，是一处小溪。溪水清澈见底，潺潺流淌在平静的树林当中，溪流中遍满奇形怪状的石砾。有一条老树干横躺在溪流之上，上面布满青苔。几根绿葱葱的竹，墨绿色而高大笔直的竹干，延伸直至穹苍。小溪的尽头延伸至密林深处，消失在枝芽正茂的树林中。这条小溪对童年的我来说，无疑是仙境，充满神秘感。要靠近这条溪流，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。我必须穿上老爸厚厚的黑色防水靴，然后要用开山刀在灌木丛中开辟出一条小径来，才能到达小溪。当然，这工作并不是由我来完成，通常是二哥。我们大费周章前往小溪，说起来你可能会出乎意料，不是嬉水，也不为钓鱼，而是想抓四脚蛇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要抓那看起来恶心又可怕，全身覆盖着黑褐色鳞片，长着蛇一般分叉舌的四脚蛇，它可制成我们乡下人桌上一道特殊的菜肴，炖四脚蛇肉正是老妈的拿手好菜。

说起二哥，他是兄弟姐妹当中年龄最靠近我的一个，但岁月还是毫不客气地在我们之间留下了一条相差十岁年距的鸿沟。记忆中，当时的我也不过十来岁，但二十出头的二哥已经是成人了。他虽然在年龄上大我不少，身材上却也跟我差不多，一样瘦瘦高高。去抓四脚蛇时，二哥会在前面用开山刀把野草劈出一道小道，我而则负责在后边把草踏平。来到小溪边，二哥会提醒我要多加小心，避免滑倒。我们会合力把一个大铁笼扛到溪流中，在把铁门打开，设置好机关，只需把笼子搁在那里几天，等四脚蛇上钩就好。就这样，一次次在小溪的经历也就成为我们兄弟俩特别的回忆。

二哥挺疼我的。小时候的我对恐龙着迷，家里有无数的模型玩具。记得有一回我生日，他竟从外地买了一只巨大的恐龙玩偶带回家给我当作礼物。它的体型都有我半个身子大了，你说我看到了怎能不欣喜万分呢？

小时候入睡时，总习惯把多余的枕头摆放在旁边，围成一道城墙似的。大概因为鬼怪故事听多了，我总幻想入睡后就会有鬼怪卧在一旁。二哥平时就睡在我身旁，他也会因此笑话我。但我发现每当他躺下打算入睡时，总会默默地帮把我踢乱的枕头排列整齐。原来，漫漫长夜守护我的，不是那筑起来的枕头墙，而是身旁的二哥。

还有一次，大概在我读一、二年级时，我看见电视上播出肯德基鸡腿的广告。看着荧幕中香喷喷的鸡腿，我实在垂涎三尺。我记得当时只是随口告诉二哥我想吃那样的鸡腿，没想到二哥竟然当下就带我去到快餐店。香脆的鸡腿对那时的我的确算得上是奢侈的食物。

可是与二哥相处的回忆也不总是美好的。记得有一回，正处于叛逆期的我就曾跟他大吵一架。那时我沉迷于电脑游戏，假期里可能一天会有接近十个小时消耗在屏幕前，导致我的近视加深了。二哥就强制性限定我坐在电脑桌前的时间，但我却以不影响成绩为由，跟他起了矛盾。当时我认为他十分不近人情，而且十分不了解我的感受。

生活就在这样好与不好的回忆中交织重叠，我们兄弟二人也各自成长。可惜，岁月似箭。待我们发现兄弟情的可贵之时，能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却不多了。多年后，二哥顺利毕业并到美里工作，在那儿成家立业，他回家的时间也变少了，我们只有在他偶尔回乡时才能见上面。而我也从当初那个青涩的小孩，渐渐成为一个初熟的小伙。只是我们可以相互珍惜的时间，却也逐渐流逝。手掌里的岁月，就犹如童年回忆里那条溪流里的潺潺清水一样，不停地流淌，不断地逝去。流走的溪水是再也回不到的岁月，是再也找不回的时间；但留下的无数砾石，却是那些闪烁的回忆，是那些心底的悄悄的感动，是那些离开前的道别，是那些温存的情感。那些正是与二哥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
也许我不是个好弟弟，二哥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哥哥。不过，我会小心地、默默地守护这条长淌的溪流，让它直流进我的心底、记忆里，被细心珍藏，永久保存。

副主编的话：为你和哥哥的感情感到开心！兄弟姐妹就是父母留给子女的最大财产，即使所有人都离开了你，这些手足之情也依然存在着，即使偶有争执也不会断了联系，因为他们是一辈子的家人！